

马观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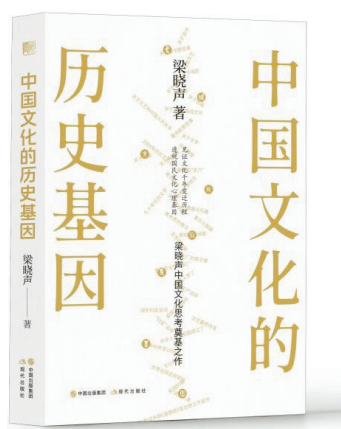


走进作家李锐的文学世界

正如高密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北碚村之于迟子建，吕梁山也是作家李锐笔下无法绕开的一片文学原乡。李锐1950年生于北京，1969年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6年农民，两年半工人。

近日，译林出版社重新梳理其创作脉络，出版绝版多年的“李锐作品”系列，囊括李锐小说代表作《人间》《太平风物》《无风之树》等。在李锐的文学版图中，《无风之树》是其长篇小说代表作，道尽吕梁山矮人坪村民的悲苦命运；《太平风物》收录14篇以农具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为古老农具吹奏了一曲现代挽歌；《人间》则由其与妻子蒋韵合著，重新讲述古老的中国传说《白蛇传》。

这些作品相对有代表性地呈现了李锐的创作风貌，也带领读者重新走进这样一位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思想性作家的文学世界。



和梁晓声一起分析“中国文化的历史基因”

见证文化千年变迁，透视国民文化心理。近日，《中国文化的历史基因》一书由现代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著名作家梁晓声继《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后，从文化视角切入，全新深度解剖中国人文化心理基因及演变的心血之作。在书中，可以看到梁晓声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人世间》中人物建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逻辑，也可以看到梁晓声对中国文化的致敬。

《中国文化的历史基因》是广义的中国文化史纲要。梁晓声在书中为中国文化的千年历史“勾画了一个整体轮廓”，宏观地描述了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演变的历程。从体系上讲，这是一部中国文化和文艺研究的宏观纵论；从结构上讲，又是一部古今中外的比较之学；从内容上讲，更是一部剖析文学与艺术发展的沉思录，引领读者徜徉于古代、近代、现代、国内、国外文化的思考之旅。在每个历史时期，作者都将历史背景和时代表现进行了客观描述，从中找出文化产生的历史必然，同时不断重新审视这种必然在整个人类长河中的作用。



阅有所得

深入开掘小小小说的寓言功能

——简评戴希小小小说集《井水饮处》

邱华栋

中外寓言，均以精短故事寓人生哲理，言近旨远，掩卷思之，余韵不绝。当今诸文体中，小小小说常以小见大，千余字而见出义理深深，可以说，最大程度上继承了寓言的体例、写法、功能。戴希的小小说作品，便于此做了长期探索。

当今小小小说作家中，戴希可谓坚持最久、用力最勤、成果卓著者之一。《井水饮处》这本集子，是他的小小说创作精选集，虽新作居多，然其风格特色，却体现最为明显。

撷取生活的吉光片羽，并于其中见出人性光辉与温情温暖，是戴希所着力表现的。学生时代纯真的同学情感、师生情谊，为一生阳光向上的性格奠定基础。在“校园霸凌”充斥新旧大小传播平台的今天，《每个人都幸福》《啊，太阳》反其道而行之，用两个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唱出校园春秋的赞歌。著名作家东西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塑造了盲、聋、哑三个人组成的家庭努力过上正常生活，却最终失败，留给读者深沉思考的同时，更有无尽慨叹。《每个人都幸福》却关注到一群特殊孩子，有感官残疾的，也有肢体残疾的，在特教老师的循循善诱下，大家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更本质的，是从心理上站立起来，养成心智健全之人。《啊，太阳》中，全班同学，无论男女都剃了光头，并非为“摆酷”，而是以班集体的努力，消除因化疗脱发同学的自卑，生动诠释“同窗共读，情同手足”的深刻含义，也对有意或无意污名化校园生活的论调予以纠正和警示。

《井水饮处》一书共收入73篇小小小说，分六辑，其顺序，殊有意味。第一辑“校园春秋”，第二辑则是“动物世界”，盖因儿童与动物最为亲密，且以动物寓人性，亦为寓言之常用手法。长期致力于小小小说创作的戴希，同样对动物葆有爱心，并且在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动物与人的互动中，烛幽知著，窥出贪婪、偏见、背叛，也展示出忠诚、机智、勇敢。

《命运》的主角是池塘里的鲫鱼，老太太的一人之善，带来的却是网鱼、电鱼等使池中鱼类大规模被捕杀的恶行，鱼以智慧自保，全力抵御人类的贪婪。更可怕的结果还在后面，为开发房地产，池塘被彻底填平，资本最后出场，却显出最强大的力量。这只巨兽，足以吞噬世间一切，哪怕“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猫、狗、鸟，都是古今中外寓言中的常客，戴希承继传统，以动物之行为，隐喻、观照人性。《小宝》则是一篇讽世之作。宠物犬小宝见美女就异常兴奋，遇其他人则一概追咬不止。这种反常现象，经一番云遮雾罩的调查了解后，从侧面知道了原因，“它太花心，不专一！女老板的脸上飞起一团红晕，不动声色地笑笑，顾左右而言他。”言有尽而意无穷，更多故事、内容，以及难言之隐，都包含在这“笑笑”里，而背后的人，才是关键。

寓言的背后，是社会众生，其最终目的，也在于警世、醒世、喻世，有益世道人心。作为长期在区县工作的小小说作家，戴希以敏锐的眼光、善良的心灵、悲悯而略带诙谐的态度，观察、表现普通人的言一笑，并于其中生发出寓言的哲思，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举一反三，道出人与事的真谛。《笑》表面上是一篇讽刺小说，在深层，是一则很精彩而深刻的寓言。一向笑容满面的墨局长对副局长、办公室主任、情人、夫人、女儿等各种关系人的笑，突然都消失了，各方站在各自立场角度发出各种反应，都难得究竟。谜底的解开，最终还是赖上级领导。领导一问，墨局长便小心翼翼地道出了“掉了一颗门牙”的原因。如

果这则故事出现在《伊索寓言》里，一定会出现一句话“运用于对上级卑躬屈膝而对其他人傲慢无礼的人”。

同样可称奇文的，还有《好心的小偷》。随着移动支付普及，现金退出日常生活，“小偷”这个可称人类最古老的职业，日渐在中华大地上绝迹。但“小偷”终究属于许多人的共同记忆，“60后”戴希，当然不能例外。所不同的是，作家戴希以神妙之思、神来之笔，反其道而行之，写小偷窃得钱财后，“盗亦有道”地将工作证等证件寄给受害人，不小心把自己地址写在寄信人一栏，结果被举报、抓获。小偷自认为“善有恶报”，怨恨受害者为恶，却忘记了事情的起源。一个有点“无厘头”的故事，道出人性真相，即人皆以自身为善而以他人之恶，“以铜为鉴”的自省意识，非常之难。

“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柳永之所以当时盛名、千秋传诵，便在于他栖身市井、歌舞红尘，赋予普通人之日常生活以诗意和韵律，且将深沉的人生况味隐入其中。在功能上，叙事之词，如柳永名作《雨霖铃·寒蝉凄切》，用白话译出，便是一篇精彩的小小说。此集中，亦专门列出“红尘客栈”一篇。如果说哪个行业自柳永之前就存在，一直垂传至今而不衰者，当然非中医莫属，《四君子汤》正述中医故事。同样一个方子，写通常药名，因太过普通而被怀疑疗效，不常见的别名却效果显著。小说表面感叹对年轻中医医生的偏见，更深的启示却在于，多少“创新创造”“转型升级”“传承发展”，其实都只换了个名字，连“旧瓶装新酒”都算不上，却能产生出“别样效果”，人之最大的偏见和认知盲区，其实就在这里。

取譬连类、以古喻今，是中国古代寓言的常用手法，作为生长于湖湘大地，深得传统文化文学精髓的作家，戴希从历史深处钩沉线索，用现代笔法描绘出寓意悠长的哲思小品。《历史风云》专辑中的10篇小小小说，便可归于此类。《死亡之约》取材于唐太宗放死囚回家过年的著名典故，历史真实的震撼与超越性文本的表现相得益彰，堪称精品。而其中寓言性最强的，当属《鹿战》。春秋无义战，齐楚争雄，齐以高价收购楚鹿，楚为获暴利，以良田作鹿场，结果举国饥荒，不战而败。仅看到眼前利益而失去根本，便会落得死无葬身之地。

“诗缘情”，文学是情感的产物，也以情感为最重要表现对象之一，“情感天空”为文学提供了展翅高飞的无限可能。父女之情，无疑乃天下最真挚无私之情，但电信诈骗却使老父亲对千里之外、着急用钱的女儿产生疑问，以至“有图有声有相”的视频，都不能被相信。韩少功中篇名作《爸爸爸》是寻根文学的经典，也是新时期文学中寓言性最强的一篇。戴希的同名小小小说《爸爸爸》，着眼于当下最新现实现象，揭示出高科技语境下人的新困境，寓意无穷。

我一直认为，《一件小事》在鲁迅作品中的地位，应该被更加重视。它是一篇不足千字的小小说，也是一则回味无穷、发人深省的寓言，更暗示出知识分子对于劳动人民情感的根本变化，而这，正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基。戴希继承中外寓言文学传统，追慕新文学先贤笔意，取材于当下现实生活、熔铸自己的哲思，数十年笔耕不辍，于桃花源里、丁玲故乡、澧水之滨，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小小说。既是个人成果，也与他多年筚路蓝缕探索举办的武陵国际微小说节活动分不开。他为湖湘文化建设、为中国小小小说事业，贡献了多方心血。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书香闲情

一部“当代文学面面观”

成丽桐

当代文学虽然是行进中的文学，大浪淘沙的文学，依然需要真正具有深度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品鉴、判断、筛选的同时，也应该有温度、有深意。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山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知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的批评专著《文学的深意》，较为全面地呈现作者近些年来对当代文学的观察和思考。

该书分“文学的召唤”“个体的凝视”“小说的目光”“批评的伦理”四个部分，涉及小说、散文、诗歌等诸多文体，涉及小说家、散文家、诗人如莫言、韩少功、阿来、于坚、张者、徐则臣等，对多部当代作品，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应物兄》《回响》等进行了文本细读；同时，更有对孙绍振、陈思和、陈晓明、李静等学术名家和文学评论者的批评方法的论述。从文体到人，从文本分析到评论的评论，谢有顺全面展示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动态的体察和洞悉，本书可谓一本“当代文学面面观”。

文学如何与人的内在生命、与我们身处的时代现场发生关系，是作者谢有顺真正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写作者只有将“人”安放在文本中，才能作出不虚假、不矫饰的真文学与真批评。他援引钱穆先生对“善”这一中国学术思想的最高精神所在，进一步引申说：“诚与善里面，才有真学问，才有真文学。”

他注重学术的深入浅出，注重文学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维度，对速朽的泡沫和永恒的

价值有清醒的认知，正因为如此，谢有顺的文学批评才有“破圈”的表现。

在书中，作者首先对当代文学的总体进程与写作转向进行了分析。之后，论题从作家选择文体的自觉性、令人愉悦的“文学性”，到文学与“南北”地域之关系，不一而足。谢有顺始终把握文学作品与时代现场的关系，注重用历史的眼光观察文学浪潮的起伏变化，同时注重申张反思的价值。“反思能让一个人快乐，它意味着你洞悉了另一种真相。人也许不认识人，但灵魂认识灵魂。”

谢有顺认为，“肯定当代小说也需勇气”，应当对新时期四十年的写作成果予以承认，同时也要鼓励创作者探索新的话语方式和文体。在讲述关于人性、震撼灵魂的故事上鼓起雄心。而面对新的文学样态，“批评家应该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

在《如何批评，怎样说话？》一文中，谢有顺对当前文学批评疲软无力的现状进行了反思。代际的断裂、过度的理论缠绕和过度的道德审判，都让当代文学批评朝向空洞和匮乏而去。“相信文学的价值”，是谢有顺给出的解决办法。“重新确立起对文学的‘信’，其实就是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值得肯定的价值，文学也能充分分享这一价值。”对于文学创作者和批评者而言，无所信则无所立。充分相信文学自身的价值，才能使批评从幽闭的书屋走向更大的世



界。真正公正的批评，是对人性的洞见与真诚；真正有质量的批评，应当与作品、读者共享一个生命世界。

以生命的文学，理解生命的存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不仅是“术”，更是一种“道”，应具有人格力量的“人”行进在这条大道上。作者谢有顺说，“写作变革的大方向应该是道德勇气的确立和理想信念的重铸，写作的最终成果是创造人格、更新生命。有必要重申，人格仍然是最重要的写作力量。”

图典重读



唐诗，不仅仅是诗

王永红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和“诗”嫁接在一起，便是发生化学反应，有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唐诗不仅是诗，说的还是“历史”。闻一多先生曾提出“诗唐”的概念，“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唐诗展示的不仅是作者个人的命运起伏史，还是唐朝的盛衰演变史。在唐诗中，读者可以读到贞观气象、一代女皇、李唐归来、盛世背影、安史危局、藩镇割据、宦祸党争、帝国悲歌等唐朝历史进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读唐诗，也是读唐史。

唐诗不仅是诗，忧的还有“民生”。杜甫一生饱经风霜、颠沛流离，他的诗记录所见所闻所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写尽了安史之乱后民生的疾苦，鞭挞了当时的黑暗政治，可谓那个时代的“投枪”和“匕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悬殊、人间冷暖，尽在此中。杜甫的诗被称之为“诗史”，在他同时代诗人的笔下，愁吃、愁穿也是常态。拿愁吃来说，它是李绅悲悯的“农夫”，“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是莫衷中感伤的“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巢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拿愁穿来说，它是孟郊慨叹的“织妇”，“如何织纨素，自著蓝缕衣”；是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是秦韬玉口中的“贫女”，“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唐诗不仅是诗，还是最厉害的“广告”。鹤雀楼因王之涣的《登鹤雀楼》而闻名；杜甫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引起了人们对泰山的神往；唐朝诗人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和杜荀鹤的“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带火了一座寒山寺、一座苏州城；韦应物的一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吸引着人们去滁州探秘西涧到底在哪里。山水美景之外，唐诗还会“带货”，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杜甫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杜牧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都无意中为兰陵美酒、大邑瓷器和杏花村酒做了很好的广告宣传。

唐诗是很多人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就像叶嘉莹先生所说：“看似纤弱的诗词，像坚硬的铠甲，帮我承受了那些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唐诗中励志的诗句比比皆是。诗仙李白是个天生的乐观派，他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气，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不一定都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但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肯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此外，“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告诫我们要珍惜时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告诉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告诉我们眼界决定境界，登高才能望远；“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提醒我们不要拘泥于眼前的得失。

唐诗中蕴含着许多生活哲理和做人道理，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豁然开朗、受益匪浅。“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和事；“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告诉我们要勤俭节约，力戒奢靡和浪费之风；“泾溪石险人慎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首说诗的和“打死会拳的，淹死会水的”是一个道理：“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告诉我们不要争名逐利，舍本逐末，而应笑口常开、享受生活；“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告诉我们看待人和事物不要轻易过早地下结论，时间自会检验一切。

唐诗的修辞手法多样，时而夸张，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把瀑布的壮观和愁绪的悠长铺陈和渲染到了极致。时而比喻，“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将春风比作剪刀，构筑了一个春风吹拂下柳叶如剪裁般细致的场景。时而对偶，比如，五言绝句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七言绝句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等。这些对偶句，抽离出来就是一副副工整的对联，让人读来如梦如幻、如痴如醉。